

邻水作家文丛

LINSHUI ZUOJIA WENCONG



在那片低洼地

冯宗凡◎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邹永作家文丛

在那片低洼地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在那片低洼地 / 冯宗凡著. — 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12.9

(邻水作家文丛 / 冯宗凡主编)

ISBN 978-7-5059-7780-8

I. ①在… II. ①冯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
②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07297 号

书 名	在那片低洼地
作 者	冯宗凡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(010-65389150)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125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刘 旭
责任校对	吕 雯
设计制作	成都圣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28-86783136
印 刷	四川西南建筑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880mm×1230mm 1/32
印 张	9
版 次	2012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059-7780-8
定 价	260.00 元(全十册)
本册定价	28.00 元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<http://www.cflacp.com>



目 录 CONTENTS

- 001 发奖
- 007 一个想死的人
- 011 楚楚相亲
- 027 老古董
- 030 不能让故事重复
- 032 分居
- 034 醉翁之意不在酒
- 043 种啥得啥
- 046 会有这种事
- 053 两碗菜
- 056 花主任的桃花运
- 058 姑娘，车没到站
- 062 火落脚上一样烫
- 064 龅牙
- 066 鼠灾
- 068 狗日的粮食
- 070 清汤鱼丸子
- 072 怪病
- 075 玉马恩仇录



- 092 生死一吻
- 094 我偷谁
- 096 捡钱
- 098 局长病了
- 100 天定
- 103 救桥
- 105 秀才李贤
- 127 偷牛
- 130 整容
- 132 星级厕所
- 135 换技
- 138 指鹿为马
- 142 李红军轶事
- 150 满仓和金斗
- 157 报案
- 159 一封写在烟盒上的信
- 167 评奖
- 169 人质
- 171 鸟人
- 174 罗老汉之死
- 176 梦醒金佛
- 180 老谢转正
- 187 套
- 189 乡长拜年
- 192 没有硝烟的战场
- 215 错位姻缘
- 235 列车长你好
- 239 大脑壳和单身汉们

发 奖

开会的人陆续地来了。

大家走进会议室，第一眼看见的，是会议桌上那部电视机，24 吋，上面还戴了一朵大红花。红得夺目。

这是哪来的电视机？有人问。

有人说，是队长到县上开会领回来的。

十有八九，今天这个会，是队长叫我们来看电视。

依我看可能是发给谁的。

有这个可能性……

开会之前大家都在猜测。

队长见开会的人基本上到了，吧完了最后一口烟，把烟斗在会议桌上磕打了几下，一是把烟斗的烟灰磕掉，二是提醒大家别讲话了，要开会了。这是他开会前的惯例，大家很清楚。队长咳了两声，把喉咙清理了一下，就开始开会了。他说，今天把大家叫来开会，内容只有一个，讨论这部电视机，该奖励给谁。评比的条件还是外侄打灯笼——照舅（旧），跟往年一样。队长的话音刚落，门外就走了个人进来，身强力壮，腰圆膀子大，四十多岁，头上扎一根黑不溜秋的黑布巾，一年四季没洗过，一直包在头上。听说他四岁那年，他妈坐月子，炖了沙罐猪脚杆，刚端到桌子上，他馋嘴，伸手去抓，人矮了，手不够长，一下就把沙罐拉倒了，滚烫的猪脚汤，恰好倒在了他的头上，从此他的脑壳就



成了电灯泡，再也长不出毛了，头上的白布巾也和他结下了缘。他穿的是一件开了花的棉衣，油腻腻的，像是打油匠的衣裳，扣子也脱光了，为了避寒，平时就用一根草索拴在腰上。他说，还评啥？大家都是知道的，年年的救济粮、救济款都是我的，这个电视机也是我的。说这话的人不是别人，是生产队人人恨之的李明月。

李明月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很少在家，只要到了这段时间，他就回来了，回来的目的就是要救济粮、救济款。今年回来正好赶上队上评电视机。他想，每年他都是得到的，久而久之，他就成了茅厕里面放火炮——震粪（正份）。他看着电视机，心里就乐开了花。他想，党对他们很重视，不但解决他们的物质生活，还要解决他们的文化生活，看来越穷越光荣，电视机上还戴朵大红花。看着电视机，他又有所埋怨，他想，发什么电视机嘛，如果把电视机的钱直接发在他手上多好，你把电视机发给他，他又要把电视机卖出去，中间多了一道手续。他看着一双双对他蔑视的眼光，他不在乎，还暗暗地想，不怕你们蔑视我，到时我得了电视你们不羡慕死才怪。

队长说，你急什么？先找地方坐下，听我把评比的条件再讲讲。

李明月说，还有啥好讲的？按往年的办。我穷不穷，全生产队的人都晓得，我是穷得想吊死，也无钱买绳子，你们说，死都死不起的人，这电视机不该我，谁还比我穷？他突然把手伸进背心，从里面捉了只虱子出来，把它放在两大拇指的指甲壳中间，再用力一挤，就听见一声脆响，虱子就死了。大家就笑。他说有啥好笑的？这就是穷的证明。俗话说，穷生虱子富生疮，猪肥就离不得喂糠。谁身上有虱子，捉一只出来我看看，单就这个虱子，谁还敢与我比？

李明月，不要厚颜无耻，你年年都得救济款，吃救济粮，以

为吃惯了那堆狗屎是不是？今年可不行！刘海不服气地说道。

李明月不高兴了，一下站了起来，指着刘海说，你讨了个地主婆娘，又想替她翻天了是不是？这救济粮救济款，是党对贫下中农的关怀，得救济体现了党的优越性，你把党对贫下中农的关心关怀说成是堆狗屎，你是什么意思？难道党是堆狗屎吗？你这分明是对党不满。

刘海说，你莫要给我扣帽子，现在改革开放了，不讲阶级斗争了，现在是讲谁致富谁光荣的年代了，越穷越光荣的年代已经过去了。我说你吃惯了那堆狗屎，是说你好吃懒做惯了，一个人还养不活一个人，年年靠政府救济，你还有脸吗？

你说个锤子！李明月被刘海说痛了，噗地吐了刘海一脸口水。

你太过分了。刘海气得发抖。大家也认为李明月欺人太甚，刘海的大儿子一把抓住李明月就要打。

李明月大声喊道，你敢打贫下中农，把我打倒了，有党给我撑腰，有本事你打打看。刘海害怕儿子不分轻重惹出事来，赶紧把儿子拉开了，自己只好忍气吞声地把脸上的口水擦了。

刘海六十岁，是一个典型的农民。以前，这个地方很穷，很多男人接不到女人，他也没接到老婆。解放后他当了生产队队长，由于穷，就和一个地主的女儿结了婚。有人说他阶级觉悟有问题，就把生产队长的职务给他撤了。正因为他讨了一个地主子女当老婆，在那个讲阶级斗争的年代里，他们一家人经常被贫农李明月欺负。刚才刘海的儿子很想趁此机会好好地揍他一顿，无奈被他老子制止了。还有一年，也是为了评救济款，李明月硬要大家评他，不然谁也别想评。刘海看不过，就说他身壮力强，不参加劳动，在外面鬼混，只晓得要救济款，又没丧失劳动力，好脚好手，凭啥子要得救济款？大家说，对，他不能得。那一年，李明月没得到救济款。结果当天晚上，刘海家自留地的大白菜全



被人砍光了，一对猪儿也莫名其妙地死在了圈里。大家知道是谁干的，但不敢说。再说，也没人拿到证据。从那以后，每年上面的救济粮救济款没人敢和他争了。刘海不许儿子动他，不是怕他，是不想把仇恨继续结下去，再说和他这种人争个你强我弱也不值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但李明月不这样想，他认为是刘海怕他，于是就得寸进尺，指着刘海说道，你不要以为你富了，腰身就硬了，尾巴就翘上了天，老子一个人吃饱，全家不饿，谁要敢挡我的财路，老子就和谁过不去，这电视机是我的。说完就去抱电视机。

给我放下！队长说，谁说这电视机是你的？

因为我最穷。李明月抱着电视机说。

你最穷就应该是你的吗？是谁让你最穷的？是我吗？队长把电视机从李明月手上夺了回来，重新放在会议桌上。他说，这不是救济款。

那这是什么？李明月问。

这是党发的奖品。队长说，是发给那些劳动致富的，鼓励他们致富光荣，不是给你这种人的。大家说，这部电视机该奖励谁？

有的说，该奖给刘海，自从改革政策进山后，刘海把被当成“暴发户”给整穷了的家庭，一下子又翻了起来，把家庭经济搞得红红火火。

对，这电视机就该给刘海，他一家依靠科学，发家致富，大儿子种柑橘、二儿子搞养殖、三儿子搞编织业，成了全队的首户万元户，这部电视机奖给他家是当之无愧的。

社员们一致同意把电视机奖给刘海。李明月见到手的鸭子飞了，就不服气，他质问队长，是执行的什么政策，不奖给穷人，要奖给富人，这样一来，那不成了穷的更穷，富的更富了吗？

队长说，你说对了，现在的政策，就是要鼓励一部分人先富

起来。

李明月不理解，很气， he 说是乱扯，是哪个鸡巴卵子说的？难道我们穷人就该饿死吗？这分明是有意打击贫下中农。他说，毛主席说，打击贫下中农，就是打击革命。你们这样搞，是行不通的。

真是不要脸。

以为麻雀还在那窝里？

共产党不能养懒汉。社员们大声议论了起来。

大家睁开眼睛看一看，我穿的是什么？说完就把开花的棉衣脱了下来，往地上一扔，你们的眼睛瞎了吗？还说我不要脸，我今天就不要脸啦，这电视机我要定了。

这电视机不给你怎样？队长生气地说道。

不给我好办，那谁也别想。抓起板凳就要砸。队长把桌子一拍，说你好大的狗胆！你敢砸，我就敢把你捆起来！把凳子给我放下！

对，把他捆起来往公安局送！社员们异口同声地喊道，早就想把他赶出生产队了。

李明月见事不妙，好像世道发生了变化。他只好把凳子放了下来。

告诉你，今年不比往年了。队长说，建国三十多年了，你难道还要一辈子穷下去？那共产党解放你干什么？早知如此就不该解放你出来。你说你怎么不穷，一天东游西荡，不务正业，不参加生产队的劳动，不管你是什么农，不劳动就要受穷，你看刘海，他不是和你一样是贫农吗？那他为什么能富起来呢？他凭着自己的双手，依靠党的政策，成了全县劳动致富的典型。你想要电视机，你就要向刘海学习，尽快富起来，如果你继续这样发展下去，你就会越来越让人看不起。队长狠狠地教育了他一顿。

有的说，队长，对他说这些，是在对牛弹琴。



有的说，他这辈子要富起来了，我手心煎鱼给他吃。

有的说，他想富，看下辈子行不行。

有的叫他把开花棉衣穿上，别弄出病了没钱吃药。

好，下面我宣布，电视机奖给万元户刘海。会场响起了一片掌声。刘海抱起电视机热泪盈眶。他说，感谢党的鼓励，感谢党的好政策，我也希望大家都富起来，现在我把这部电视机送给李明月，希望他能尽快脱贫致富。刘海的这个决定让大家出乎意料。但李明月没有接，他对刘海深深地一鞠躬，眼里含满了泪珠。

这时，一束阳光从门外射了进来。

李明月迎着那束阳光，挺起胸膛，从会议室里走了出去。

一个想死的人

云山乡乡长又被陈二贵弄下了课。陈二贵成了云山乡的人物了，远近闻名，到云山乡上任的书记乡长提起这个人物都头痛。

云山乡又来了个新乡长，姓魏，叫魏碑。大学生，人年轻。一到乡上，他就想去会会这个陈二贵，见见他是个啥人物，并想好了对付他的办法。

陈二贵家住在“摸月村”，一听这名字，就知道这是个什么地方了。站在山上能够把月亮摸到，这山有多高？山高就自然与贫困落后挂上了钩。魏乡长只身前往，正当他走得汗流浹背，来到“鬼见哭”悬崖时，看见悬崖边上站着一个人，正闭着眼睛想往下跳，把他吓了一跳，由不得多想，便一个箭步冲了上去，把那人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。

那人回头一看，非但没感谢他，还说他狗拿耗子，多管闲事。魏乡长被弄得哭笑不得。你说你是什么人？救了你，你不但

不感谢我，还说我是狗拿耗子，多管闲事。哪有这种书卖？

那人说，谁要你救啦？

魏乡长也生气了，说，谁叫你让我碰上了？

你碰上了，不晓得把眼睛闭上吗？

这种人命关天的大事，我能闭吗？

那行，你走你的阳间路，我过我的阴间桥，我等你走了以后再跳，总行了吧？走吧，各人走。



我走累了，不想走了，想歇脚。于是就坐在了地上。

你是成心想和我过不去是不是？

我不是想和你过不去，我真的是走累了，想歇一会，我走了大半天，一个人影也没见着，好不容易在这里碰上了你，就请你和我说说，说说你为啥想死。难道死是件幸福的事？

对我来说，死就是件愉快的事。

据我所知，世上只有一种人对死才会感到幸福。

哪种人？

就是想得到解脱的人。

你说得对，我就是想得到解脱。

那我问你，你上没有父母？中没有妻子？下没有儿女？

不是，我上有七十多岁的母亲，中有妻子，但跑了，下有三个女儿，就是没有儿子。

你这不是在解脱，你这是在逃脱，既然上有老，下有小，你死了，她们怎么办？你这是在犯罪知道吗？

那人听了魏乡长的话后哈哈大笑起来，他说你是在瞎胡闹，我死我的，我犯什么罪了？

魏乡长说，你犯了三条罪。

我今天就想听听是哪三条罪。

那你听好了，第一条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，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，现在你母亲已经七十多岁了，正需要你赡养的时候，你为了自己的幸福，跑来跳崖，你犯了逃脱尽义务之罪；第二条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，父母有养育子女的责任，你把三个女儿带到了世上，现在又抛弃未成年的她们，跑来跳崖，你犯了逃脱抚养子女之罪；第三条，你违反计划生育政策，超生、多生，给社会带来了负担，你不但积极采取补救措施，反而跑来跳崖，你死后，公安部门接到报案，就会动用人力前来破案，你犯了故意扰乱社会治安罪。还有，你死后，公安

为了弄清楚你的死因，就会把你的尸体解剖，把你脑壳划开，把你肚子划开，把胃、肚、心、肝、肺、肾取出来做化验，看是死于什么原因。魏乡长的话把他想死的心给镇住了。他对魏乡长讲的那三条罪无所畏惧，他死都不怕，还怕什么罪？就是给他千条罪名，万条罪名，他也不在乎，他最害怕的还是他死后弄来验尸，他感到了恐惧。魏乡长察觉到了他的恐惧心理，知道他对死有所顾忌了，就从地上站了起来，说，我歇够了，该走了，你也该往下跳了。那人听说他要走了，反而害怕了，想他留下来多说一会儿话，就主动问他要上哪里去。

魏乡长说，去“摸月村”。

他问，去“摸月村”干啥？

去见一个人。

谁？

陈二贵。

陈二贵我认识，找他干啥？

听说他了不得，本事可大了。

狗屁，他陈二贵有啥本事，农民一个，穷得叮当响。

嘿，你这就不知道了，听说他陈二贵长了三只眼，不响应计划生育政策，超生，成了全乡的钉子户，乡上的计划生育工作也因此年年落后，县上对计划生育工作考核实行一票否决权，乡上的乡长和“摸月村”的村长都栽在他手上了。

你对乡上的工作和陈二贵的情况这么熟悉，你是？

我是新来的乡长，叫魏碑。

那你去找陈二贵，是不是又要弄他去做“结育”手术？

不，我今天是去帮他致富的。

你去帮他致富？

对，听说他的竹编手艺很好，我给他联系到了一笔竹席的销路。你看这山上这么多竹子，他又有一手好手艺，不把心思用到



致富上，一天就知道弄孩子，听说把他老婆也弄跑了。

你说的这些都是实情，他陈二贵的确有一手竹编的绝活，编出来的竹席又软又凉又耐用，他也想办个竹编企业，但没资金，几次找到村上乡上，想他们出面帮他向信用社贷点款，他们怕他还不上，怕担责任，他的想法没法实现，所以他就怀着一种报复心理，一门心思多生孩子。

魏乡长说，我这次来，就是跟他讲，他需要贷款，我给他出面向信用社担保。

那人突然跪在了魏乡长的面前，说，我就是陈二贵。

在魏乡长的帮助下，陈二贵的竹编企业很快就办起来了，生产的竹席、竹床、竹椅、竹沙发、竹茶几、竹书架，样式新颖，时髦，很受市场欢迎，竹席还出国，效益很可观，两年就把贷款还清了。陈二贵的老婆也回来了，主动去计划生育指导站采取了措施。陈二贵成了农民企业家。后来乡上的书记、乡长不但没因他下课，反而因为他上升了。

楚楚相亲

楚楚十八岁进厂，在球磨车间一干就十来年。由于长期在那种高分贝的噪音下工作，引起了神经系统紊乱，原来一头黑黑的头发脱落得没几根了。婚姻也由此受到牵连，谈一个吹一个，现而今二十八九了，还是那灶门前的吹火筒光棍一条。母亲急得哭，往厂里跑了好多趟，缠着领导非要换车间不可。领导被缠烦了，就答应了。没想到楚楚不答应，反说母亲不对：“你莫要到处乱说，你儿子是生产标兵，先进工作者，你去缠到领导换工作，你这不是往我脸上抹黑吗？”

“好心无好报，好泥巴打不好灶。”母亲一听就冒起火说，“我这样做是为了谁？你还倒说我不对，你那个生产标兵、先进工作者值几文？它能给你换回媳妇？看你头发，还剩下几根？和你一命的八娃子的儿子都在读小学了，你还在要我操心。”说到这些母亲的眼泪就包不住了。楚楚安慰说：“妈，别哭，留得梧桐树，还怕没凤凰站？你看你儿子，刘德华的脸，一米八的个头，虎背熊腰，英俊潇洒，不愁找不上媳妇。你放心，到时我给你找个乖媳妇回来，不笑掉你的牙齿，我就不相信。”

“就你会安慰我，妈别的不担心，就担心你这头发，姑娘看不上。”

“你放心，头发脱了会长，医生说这是神经系统紊乱脱发，治得好。现在厂里已经拿出资金，正在着手治理车间的噪音，你



儿子还是技术改革副组长。听见没？今后不要再去纠缠领导了。”

母亲说：“真拿你没办法，不怕你会犟，打一辈子光棍就没哪个可怜你。你们车间的人来一批走一批，都嫌工种不好。一天轰隆、轰隆的声音，把人的心子都要整脱一样，都怕像你这个样子，千方百计都想调出来，现在领导同意调你，你却舍不得，真是憋子。”

“憋子有什么不好？”楚楚笑着说道，“车间工作总要有人干，如果都不愿干，厂就要垮。”

坐轿人不忙抬轿的慌。母亲为了楚楚的婚事忙得三天两头睡不着瞌睡，三姑二爷地四处托人给他找对象。为了吸取前几次相亲的教训，母亲背着儿子到假发厂定做了个假发头套。

一天夜里，母亲说：“楚楚，你三姑又给你介绍了个人，说是皮鞋厂的质检员，叫你明天下午2点半在东湖公园假山旁黄葛树下见面，明天到厂里找人换下班，听见没有，我在和你说话呢？”

“晓得了。”他边看电视边答道。第二天相亲前，母亲突然拿出头套要楚楚戴，楚楚死活不愿戴，说这像啥话，弄虚作假欺骗感情多不好。母亲就生气：“你戴不戴？不戴我就一头撞死。前几次相亲，姑娘一见你这脑壳，一个字没说就跑了，还不吸取教训。快戴上！”

“妈，哄得了一时，哄不了一辈子，万一火把纸烧穿了，煮熟的鸭子要飞还是留不住。”

母亲说：“火烧眉毛顾眼前，先莫说万一，等见了面后再说万一的事。”楚楚被逼得无法了，只好把假发戴在了头上。母亲看着儿子把两个眼睛都笑弯了，说：

“这下对了，快去，早点去等到。”

时值阳春三月，鸟语花香，桃红李白，油菜花黄。东湖公园景色迷人，各种花树竞相开放，红的像火，粉的像霞，白的似